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2月22日A25版《非著名演员也受人尊重》第二栏:“她的丈夫是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已故著名导演黄晓磊”,“黄晓磊”应为“韩小磊”。

●2月23日A28版《英超球队告别欧冠?》第二段“若不是捷克人的高接抵挡”,“高接抵挡”应为“高接低挡”。

●2月24日A24版《欧冠杯曼城大胜晋级》第一段“北京时间23日凌晨,欧联杯1/16决赛次回合开展”,“开展”应为“开赛”。

●2月26日A13版《我为了冠军而来》第二部分第一段:“在来中场之前,我进过很多球”。“中场”应为“中超”。

●2月27日A9版《赌徒输急眼,狂骗千余万》第三段“河北海星县”应为“河北海兴县”。

●2月27日A11版《施暴男生究竟为何如此凶残》“两人关系比普通同学近”部分第四段“周岩与伤害他的男孩陶汝坤是初中校友”,“他”应为“她”。

●2月29日A28版《一名中国女性在巴遭枪击身亡》一文图片说明,将巴基斯坦误写为巴勒斯坦。

(感谢读者潘京华、吕允山、赵连英、陶玉山、朱永胜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赵连卿:2月21日A6版《中小学生营养午餐应统一配送》,这个建议好。许多中小学生不是在“小饭桌”就是在路边店吃午餐。如果统一配送午餐,不仅能保证食品安全卫生,也能实现营养均衡,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但统一配餐不应该增加家长的负担,最好由有关部门负责统一招标采购,实现配餐的薄利多销。

编辑者说:单从“中小学生午餐”来看,中国百分之百是一个不重教育、不疼孩子的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生的午餐如果不是免费的,也一定是非营利性的。日本有《食育基本法》,它把孩子的饮食与健康、与成长与德智体美劳联系在一起。从2005年起,日本所有小学开始配备正式的营养教师。而我们,看看单位的食堂,中学的食堂,大学的食堂,有一个说好的吗?一个食堂尚且管不好,大量地供应公益性午餐,我看不容易。

陶玉山:2月21日A16版《私灌天然气,背上“炸弹”就回家》,这种非常容易发生重大事故的做法竟然存在了二十余年,和油井建成时间差不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哪是“揩”气,简直是拿着个人生命开玩笑。作为油井管理部门应该采取得力措施严加制止,当地公安等部门也不能熟视无睹。

编辑者说:任何人都可以讲出无数的道理,说这种行为危险、违法、野蛮等等,但是在当地,偷气偷油乃至偷其他所有可以偷的东西,的确和油田的历史一样长。为什么?甲说:不清楚;乙说:不知道;丙说:管不了。

孙建文:2月22日A30版《3万年前种子,今天开了花》,看了内容,是“使用这种植物果实中称为“胎盘组织”的物质,成功种出植株”,因此感觉说“种子”欠妥,或者种子加引号也可以。

编辑者说:作为大众传媒,说“种子”似乎未尝不可。如果说成“植物胎盘组织”,估计能看懂、感兴趣的人不多。这真是个科学奇迹,实在了不起。

李洪嵩:2月23日A9版《分类只是开始如何处理是关键》这个提案太重要了。现在人们都在为饮水质量担忧,却不知道该如何从根本上去解决。有资料说一颗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用水量。可怕!因此,垃圾要分类,更要好好处理。

编辑者说:垃圾处理,最终当然是由政府来做的,那么政府愿意做什么?很多地方为了提高GDP,置环境污染于不顾,那么,你让他从环保的角度把垃圾处理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实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垃圾污染来说,每一个人都做得很不到位。利于子孙万代的事,我们做得太少了。

林荣耀:2月23日A10版真是精彩,《大导演,山东喊你拍电影》,这标题起得那叫一个绝。《舞》,更是挑战简约的极限。同时不免要问,舞蹈专家的舞姿固然美,可那是政协会场,好像不是演出吧,有那精气神,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点议案,为大富美新山东出谋划策?

编辑者说:这个版,微言大义,美不胜收,一统全局的大标题的确非常好。和读者看法不同的一点是,我感觉这张照片其实也很不错。政协、人大,说到底都是人采的地方,还是有点儿人气儿好。

李燕:2月27日A6版《房主毫不知情民房半夜被拆》,非常气愤。如此暴力强拆是对公民财产权的无情践踏。强烈要求对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否则,一旦开这个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拆迁流血事件。房子再破,也是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怎能以这样恐怖和暴力的手段对待自己的人民?

编辑者说:当地人防办主任解释在户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拆房子,原因是和户主“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就把人家的房子拆了——这大概是地球上最牛的一个拆房理由。

春来植树忙

寒冬过后是春天,争购果苗建果园。在济南市南部山区的乡村集贸市场上,山里人正忙着选购核桃树苗,栽种今年的希望。

拍客 马洪利

读者评报▶▶

七律·记者走基层

记者走基层,走到生活的最底层,感受生活的温暖和美丽。记者收获颇丰,读者也感慨良多。这是一位读者以七言格律的形式说出的心里话——

基层走笔感情真,
媒体焕然气象新。
农舍工棚探民意,
柴门巷尾访清贫。
平凡唱出阳春雪,
高尚讴歌下里人。
生活源头千里浪,
风流时代大精神。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李洪祥

两点疑问

2月24日A16版《贫困患者住院乞丐帮交八千》第三段:“蒋凤美的母亲2009年查出了膀胱癌,当时只要1万元就能根治,可她家拿不出钱,病一拖就是4年。”蒋凤美的母亲2009年查出了膀胱癌,今年是2012年,满打满算是三年;1万元就能根治膀胱癌,这个说法太绝对。癌症作为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就现在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只能治愈,还达不到根治的效果。更不可能只花费1万元就能根治。

读者 陈立新

采访中医生确实是说的根治,而且我当时还重复问了一次。当时患者刚发现疾病,是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可以做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也询问过医生膀胱癌的致死率,医生讲,一般膀胱癌不会致死,癌细胞转移到肺、肝、肾等部位才无法挽回生命。对于4年的计算,是2009年、2010年、2011年、今年,这个概念我有点晕了,可能是我算错了。

记者 梁敏

寓言▶

土拨鼠爷爷不见了

作者:特蕾莎·贝特曼 翻译:班超

艾贝尔角地区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所有人都兴奋不已!明天就是土拨鼠日,已经沉睡了整整一冬天的土拨鼠爷爷会从洞里钻出来,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冬天将延长六个星期,如果他看不到影子,说明春天要到来了。

印着土拨鼠图案的横幅在空中飘扬。艾贝尔角面包店特意制作了一款蓝莓松饼,松饼上那一颗颗露在外面的蓝莓,还真像刚从洞里探出头来的土拨鼠的小脑袋!在柜台上,放着一个大广告牌,敬告顾客每买一打松饼即可获赠篮子里的一个毛绒土拨鼠。

在地下洞穴里,土拨鼠爷爷、土拨鼠奶奶和他们为数众多的家人温暖地依偎在一起,他们还在冬眠。通向地道的门微微敞开,好让新鲜空气飘进来。但是在2月1日拂晓,别的东西也从门缝飘进来——是蓝莓松饼的香味。

土拨鼠爷爷的鼻子不由动了一下。鼻子唤醒了他的身体,但没唤醒他的大脑。

“爷爷不见了!”加里震惊地大叫。

没有人注意一只梦游的、头戴睡帽的土拨鼠溜出地道,走到街角,走进面包店的后门。当他大嚼蓝莓松饼时,他还在睡眠中呢!吃饱之后,他走进装着毛绒土拨鼠的篮子继续打盹,他还以为自己是在自己家中呢!

一个小时后,面包店开始营业。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顾客买了一打蓝莓松饼,获赠了一个毛绒土拨鼠。然而,这回篮子里的不是毛绒土拨鼠,而是冬眠的土拨鼠爷爷。

土拨鼠爷爷被顾客带回家,送给了小凯瑟琳·霍尔。小女孩把他放在毛绒玩具中间,他则顺势靠在一只枕头上继续睡大觉。而他的睡帽都落在面包店了。

土拨鼠爷爷最小的孙子加里醒来时已经是2月1日傍晚。他伸了一个懒腰,瞥了一眼日历,明天可是爷爷的重要日子。于是,他环顾四周。

“爷爷不见啦!”加里大叫,把家人全惊醒了。

家人慌了,他们搜遍整个洞穴都没发现土拨鼠爷爷。

“可能又梦游了。”土拨鼠奶奶叹了口气,说,“谁知道他这次走了多远!”

很快,土拨鼠救助队便飞奔出洞,他们分头行动,在夜色笼罩的小镇寻找土拨鼠爷爷。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留给他们的只有天明前这几个小时的时间!

加里最后一个出洞,他把头探出地面,不由摆动了一下鼻子。

松饼?是蓝莓松饼。爷爷肯定闻到了蓝莓松饼的香味!

加里一路追随着气味,一直跑进面包店那扇敞开的后门。

“爷爷!”加里冲着篮子里的毛绒土拨鼠叫。但当走近一些,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可爷爷的睡帽怎么会在这里?加里看了看赠送毛绒玩具的广告牌,如梦初醒:爷爷肯定被他们当成赠品送给顾客啦!这可太糟了,爷爷现在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家人怎么能在天亮前找到他呢?

加里的鼻子不由又摆动了一下。松饼,蓝莓松饼!

加里悄悄返回厨房,把他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拿到手,然后冲出面包店。

加里挥动着手里的蓝莓松饼,穿过小镇的大街小巷。浓郁的、新烤的松饼香味在街上飘荡开来,飘进了凯瑟琳·霍尔的家,香味使她的毛绒玩具的鼻子摆动了一下。

土拨鼠爷爷站起身,鼻子摆动着。香味唤醒了他的身体,但没唤醒他的大脑。梦游中,他跨过熟睡的凯瑟琳,走出门,走到街上——在这儿,加里正等着领他回家。

“问题解决啦!”加里引领着爷爷走下地道,对愁眉不展的家人们说。

家人齐声欢呼。

土拨鼠爷爷根本没听见这一切,他径直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大觉。当他睡得正香时,恼人的闹钟响起来。土拨鼠爷爷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现在已经是2月2日了?”

接着,他发现了加里从厨房拿的那块松饼。“好极了!正要吃点东西提提神呢!”他高兴地说。

土拨鼠奶奶给他拿来礼服,加里给他拿来礼帽。

他们听到镇上的人已经聚集在洞外。一支乐队正在演奏欢乐的乐曲,人们高喊:“没有影子!没有影子!”

“该出场了!”爷爷笑呵呵地跑向洞口。

不一会儿,在地下等待的家人听到人群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土拨鼠爷爷很快就回来了。“多么美好的一天!我们可以再睡六个星期。”他说,“也不知为什么,我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似的,很累!”说完他便像喝醉了般“啪”一声倒在床上,即刻进入了梦乡。

“加里,这次一定要把门锁上。”土拨鼠奶奶说。

译文

编辑:李皓冰 美编:许雁爽
邮箱:2009fanyi@163.com

诗歌▶

圣者阿里

作者:罗伯特·赫定
翻译:蒋艳梅

穆罕默德·阿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不是他敏捷的拳法和优雅的步法,
也不是他马尼拉或扎伊尔的辉煌,
更不是他暮年的话语嗫嚅,
偶偶前行。
我记忆中是
白雪皑皑的扎格洛斯山下,
那个身着蓝色长衫的库尔德男孩,
为我们指引迷途,
向我们诉说对美国的迷茫。
他反复吟唱着两个字,
用女孩子般高尖执着的嗓音——
阿里,阿里——从容一笑,
猛然扭头、闪身,出击、虚晃,
身上的长衫顿时犹如战袍
熠熠生辉。
阿里。一个词,两个字,
化作一缕尘烟。
他指向通往哈特拉和乌尔
尘土飞扬的漫漫长路,
那里有巴比伦的废墟,
还有两条我们只闻未见的
古河,
那黝黯的河水悄然汇入茫
茫雾霭。

(作者简介:罗伯特·赫定,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曾先后就读于马丁路德学院及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并获得学位。他共撰写、翻译和主编了二十三本诗歌散文集,在全国多家杂志发表诗歌及翻译作品。)